



百年  
卷

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

# 中国文化史

(上)

柳诒徵 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  
China Book Press

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

# 中国文化史

(上)

柳诒徵 著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  
China Book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中国文化史 上/柳诒徵著. — 北京：中国书籍出版社，2022」

ISBN 978-7-5068-8728-1

I . ①中…n . ①柳… in . ①文化史—中国 W .

① K20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21) 第 197107 号

中国文化史 . 上

柳诒徵 著

---

责任编辑 吴化强

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

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（邮编：100073）

电 话 （010）52257143（总编室）（010）52257140（发行部）

电子邮箱 eo@chinahp.com.cn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顺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 毫米 x 1000 毫米 1/16

字 数 1060 千字

印 张 76.5

版 次 202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2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068-8728-1

定 价 226.00 元（全三册）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 中国学术论著精品丛刊编委会

总 策 划：史仲文 王 平

主 编：史仲文 张加才 郭扶庚

编 委：（姓氏笔画为序）

马 勇 王文革 王向远 王清淮 王德岩 王鸿博

邓晓芒 何光沪 曲 辉 余三定 单 纯邵建

赵玉琦 赵建永 赵晓辉 夏可君 展 江谢泳

解玺璋 廖 奔 颜吾芟 檀作文 魏常海

常务编委：王德岩 王鸿博 曲 辉 赵玉琦 赵晓辉

秘 书 长：曲 辉 颜吾芟

## 引言

“东西学术志沟通，文笔东南第一峰”讲的正是柳诒徵先生(1880-1956)，也被赞誉为“才学识兼一世雄”，字翼谋，亦字希兆，号知非，晚年号劭堂。江苏省镇江丹徒人。先生在历史学、古典文学、图书馆学、书法等均有所成，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先驱，中国文化学的奠基人，现代儒学宗师。

柳先生毕生勤恳，自订“为学守则”三纲十八目，一者，遏嗜欲、省思虑、平怨怒、节饮食、谨言语、惩偷惰而保身；二者，事亲孝、与人忠、立志坚、律己严、执事敬、处境淡而修德；三者，读经书、考史事、讲理学、习国政、作诗文、究技艺而勤学。先生涉史学更为深切，一方面强调由经学入史学，实证论点，断不可随意捏造；另一方面讲究经世致用，不作无病之呻吟；最后，史学与精神结合，就民族全体之精神所表现，二者相辅相成。另，先生为人行事上，最见其风骨，终其一生，奉行“三不敷衍”宗旨：一不敷衍自己，二不敷衍古人，三不敷衍今人。上述治学精神与为人态度，无不体现于《中国文化史》——“文化史的开山之作”一书中。

先生著《中国文化史》，八十万余言，初次成稿于1923年，原为教学讲义，此后在《学衡》杂志上陆续刊载，再后有书局以著作形式出版发行。主要版本有：1932年钟山书局全二册本；1948年正中书局全三册本；2001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上下册全本；2007年东方出版中心上下两册；最近版本主要有201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全二册；2016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全一册；201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全一册。

除此之外，各种印本不在少数。著作规模宏大，涉资料自六经、诸子、二十五史、历代各家著述，旁及国外汉学家论著，兼涉近代杂志、报纸、统计、报告等无不详为搜集，各种史料多达六百余种。著述视野开阔，究察微毫，史料权威，体大虑深。全书按时代顺序分为上古、中古、近世三时期编撰，每编分章论述，对我国历代典章、政治、教育、文化、社会、风俗、经济生活、物产建筑、图画雕刻等进行了系统清晰的绍述，或援经史，或征诸子，或引中外学人说论，以史证今，以今鉴古，史论结合，启人深思。先生著述以时居之，感国家之纷乱，叹民生之凋敝，倡国人之思反自求，凭己之察，概国史真相，明文化得失，示“吾民独创之真迹”，欲以醒众。全书计分为三编：

第一编，自邃古以迄两汉，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，由部落而建设国家，构成独立文化之时期；第二编，自东汉以迄明季，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悟而融合之时期；第三编，自明季迄民国，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，而远西之学术思想、宗教政法依次输入，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。且此三部分并无断层界限，是作者根据中国文化史自身的蝉联蜕化略分之以求明绎。整部著述究察实证，严谨论述，从中国幅员广袤、种族复杂、年祀久远、相承勿替之特殊而言及，沿时间脉络，重揭我国历史典章制度和文化风习的因革源流与得失，寻民族文化自信之根由。其著述别具一格。

一者，著述采用原古文引证之势，夹叙夹议，有史实有史观，有理有据，援古证今。

然因治水而得城郭之法，后世且崇祀之，亦不可谓稣为无微功也。

《祭法疏》称稣障鸿水殛死者，稣塞水而无功，而被尧殛死于羽山，亦是有微功于人，故得祀之。若无微功，焉能治水九载。

《世本》云作郭城，是有功也。（71页《治水之功》）

一般讲到治水，免不了以对鲧的“堵”的治水方式进行批判来赞扬大禹的“疏”的治水方式。《治水之功》一章讲到鲧治水不得法是事实，但是不无微功也是事实，否则怎会治水九载，死后仍得祭祀。看待历史态度要严谨端正，不可人云亦云，要有根有据。

二者，因果论述，究察始终，论述严谨，体现先生的“历史之学，最重因果”一主张。

治此期之历史，所当致疑者二事：吾国文化何以中衰乎？印度文化何故东来乎？欲解此二疑问，当就种种方面推究其原因。兹举其大者数端以明之。

则坏于盗贼无赖也……

则坏于科举利祿也……

则宗教信仰之缺乏也……

则东西交通之适合也……

（397页《中国文化中衰及印度文化东来之故》）

自太古至秦汉是我国历史上的创造文化及继续发达时期，从汉开始为我国文化的中衰时期。印度文化的传入与本土化发展，甚至比其发源地还要兴盛，从另一角度可以看做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力。历史事实的出现是有一定的前因后果，甚至可以成为下一个后果的原因。作者通过质疑，解答，增强了历史事实的联系性。每一个历史事实都不是孤立的存在。

三者，见解独到，观点丰满，不偏不倚，而非随波逐流己己。

世多谓汉武帝黜诸子，崇儒学，为束缚思想之主因。然古先圣哲思想之流传，实武帝之功。以功为罪，正与事实相反。观《艺文志》，即可知其说之不然。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汉兴，改秦之败，大收篇籍，广开献书之路。迄孝武世，书缺简脱，乐坏礼崩，圣上喟

然称曰：‘朕甚闵焉。’于是建藏书之策，置写书之官，下及诸子传说，皆充祕府。”（358页《两汉之学术及艺术》）

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”的建议，历来史学评判都是批判汉时期儒家一家独大，限制了其它学派的发展。然而作者认为不然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汉朝兴立，改革秦代的弊政，广泛收集各种典籍，打开献书的途径。到了孝武帝时，书册又有所散失短缺，礼乐衰退败坏，皇上感慨地说：“对此我非常忧虑！”于是建立藏书的办法，设立写书的官员，以及诸子百家的解经的书，皆有祕府来管理。从史料记载来看，儒一家言不其然也。

最后，致力于彰显民族精神和文化意识。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、创造力和凝聚力的源泉，失去灵魂，民族就不可能有自尊、自立、自强。《中国文化史》一书，就是一本寻根记。

孔子以为人生最大之义务，在努力增进其人格，而不在外来之富贵利禄。即使境遇极穷，人莫我知，而我胸中浩然，自有坦坦荡荡之乐。无所钦羨，自亦无所怨尤，而坚强不屈之精神，乃足历万古而不可磨灭。儒学真义，惟此而已！（275页《孔子》）

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，国家内忧外患之时，要发扬民族精神，坚定民族意识，自是胸中浩然，坦坦荡荡，坚强不屈，自寻救国救民之法。

近人病宋学者，往往以为宋学虚而不实，或病其无用，或病其迂腐，要皆未知宋儒之实际也……及《论语说》，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请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”

其心量之广远，迥非区区囿于一个人、一家族、一社会、一国家、一时代者所可及。盖宋儒真知灼见人之心性，

与天地同流。故所言所行，多彻上彻下，不以事功为止境，亦不以禅寂为指归。此其所以独成为中国唐、五代以后勃兴之学术也。（591页《宋儒之学》）

今人诟病宋学，虚而不实，迂腐之至，没有多大用处。然而，作者却提到，在今人看起来宋学里毫无用处的，却真真是实际。宋学中包含的“心量”和“雅观”是真知灼见的人性。事功并非止境，亦禅寂并非指归。经世致用，才为最终价值。

概言之，“史之所重，在持正义。更以明政教，彰世变，非专为存人。”《中国文化史》正是这样一本察时变，顾人文的中国文化史书。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，无论是革命还是发展，文化始终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，是国家发展、民族振兴的重要支柱。观《中国文化史》，了解古今之变，求当世门路，对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
## 弁言

往玷学校讲席，草创文化史稿，管窥蠡测，无当万一，未敢以问世也。吴君雨僧猥附之《学衡》社友论撰，缪赞虞、张晓峰诸子设钟山书局，复因中华纸版印布千部，蜀中又有线装本及缩印本，转相流布。覆视之，恒自愧汗，不足语于述作。既病懒，复牵迫他务，不克充其意增削之，良惧传播之误学者。顾是稿刊布后，梁新会有纵断之作，才成一二目，未竟其绪。王君云五复鸠各作家分辑专史，所辑亦未赅备，且分帙猥多，只可供学者参考，不便于学年学程之讲习。又凡陈一事，率与他事有连，专治一目者，必旁及相关之政俗，苟尽芟黛复，又无以明其联系之因果，此纵断之病也。他坊肆有译籍及规仿为之者，率不雇众望。荏苒迄今，言吾中国文化，盖尚未有比较丰约适当之学校用书。吴君士选乃为正中书局订约复印是稿，且属再为弁言。嗟乎！此覆酱瓿之本，阅廿年无进境，尚安足言！无已，姑仍其管蠡言之。

史非文学，非科学，自有其封域。古之学者治六艺，皆治史耳。故汉志有六艺，不专立书目。刘宋以史俪文、儒、玄三学，似张史学，而乙部益以滋大。顾儒学即史学，而玄又出于史，似四学之并立未谛。近世学校史隶文科，业此而隽其曹者称文学博士，名实诡矣。西国史籍之萌芽，多出文人，故以隶文科，与吾国邃古以来史为政宗异趣。近人欲属之科学，而人文与自然径庭，政治、经济、社会诸学皆产于史，子母不可偶，故吾尝妄谓今之大学宜独立史学院，使学者了然于史之封域非文学、非科学，且创为斯院者，宜莫吾国若。三二

纪前，吾史之丰且函有亚洲各国史实，固俨有世界史之性。丽、鲜、越、倭所为国史，皆师吾法。夫以数千年丰备之史为之干，益以近世各国新兴之学拓其封，则独立史学院之自吾倡，不患其异于他国也。

吾国圣哲遗训曰：立天之道曰阴与阳，立地之道曰柔与刚，立人之道曰仁与义。持仁义以为人，爰以参两天地，实即以天地之道立人极，故曰天地之道，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无疆。又曰：惟天下之至诚，为能尽其性；能尽其性，然后能尽人之性；能尽人之性，然后能尽物之性；能尽物之性，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人之性根于天地，汨之则日小，而人道以亡；尽之则无疆，而人道以大。本之天地者，极之参天地，岂惟是营扰于物欲，遂足为人乎！故古之大学明示正鹄，曰明明德，曰新民，曰止于至善。立学校，非以为人之资历，为人之器械也。又申之曰：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致其知；致知在格物。又曰：自天子以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。庶人修其身，不愧天子；天子不修其身，不足侪庶人。此是若何平等精神！而其大欲在明明德于天下，非曰张霸权于世界，攫政柄于域中也。彝训炳然，百世奉习，官礼之兴以此，文教之昌以此。约之为史，于是迁、固之学为儒之别子史之祖构者，亦即以此。迁之言曰：“夫学者载籍极博，犹考信于六艺。”又曰：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。”固之言曰：“修六艺之术，观九家之言，舍短取长，可以通万方之略矣。”又曰：“凡《汉书》，叙帝皇，列官司，建侯王。准天地，统阴阳，阐元极，步三光。分州域，物土疆，穷人理，该万方。纬六经，缀道纲，总百氏，赞篇章。函雅故，通古今，正文字，惟学林。”呜呼！吾圣哲之心量之广大，福吾族姓，抚有土宇，推暨边裔，函育万有，非史家之心量能翕受其遗产，恶足以知尽性之极功。彼第知研悦文藻，标举语录，钻索名物者，盖得其偏而未睹其全。而后史之闾冗，又缘政术日替，各族阑入，虽

席圣哲之余绪，而本实先拨。顾犹因其服习之久，绵绵然若存若亡，而国史、方志、文儒之传记，得托先业而增拓其封畛焉。吾之博劣，固不足以语史，第尝妄谓学者必先大其心量以治吾史，进而求圣哲、立人极、参天地者何在，是为认识中国文化之正轨。徒姝姝暖暖于一先生之言，扣槃扞籥，削足适履，则所谓不赅不备一曲之士耳。

虽然，世运日新，吾国亦迈进未已，后此之视吾往史，殆不过世界史中之一部域，一阶程，吾人正不容以往史自囿。然立人之道，参天地，尽物性，必有其宗主，而后博厚高明可推暨于无疆。故吾往史之宗主，虽在此广宇长宙中，若仅仅占有东亚之一方，数千祀之短唇，要其磊磊轩天地者，固积若干圣哲贤智创垂屡续以迄今兹，吾人继往开来，所宜择精语详，以诏来学，以贡世界，此治中国文化史者之责任。而吾此稿之择焉不精、语焉不详之不足副吾悬想，即吾所为覆视而愧汗者也。迂《史》曰：“述往事，思来者。”吾岂甘为前哲之奴，正私挟其无穷之望，以企方来之宗主耳！

一九四七年夏五月

柳诒徵

## 绪 论

历史之学，最重因果。人事不能有因而无果，亦不能有果而无因。治历史者，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，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，以诏示来兹，舍此无所谓史学也。人类之动作，有共同之轨辙，亦有特殊之蜕变。欲知其共同之轨辙，当合世界各国、各种族之历史，以观其通；欲知其特殊之蜕变，当专求一国家、一民族或多数民族组成一国之历史，以覘其异。今之所述，限于中国。凡所标举，函有二义：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，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。盖晚清以来，积腐裸著，综他人所诟病，与吾国人自省其阙失，几若无文化可言。欧战既辍，人心惶扰，远西学者，时或想象东方之文化，国人亦颇思反而自求。然证以最近之纷乱，吾国必有持久不敝者存，又若无以共信。实则凭短期之观察，遽以概全部之历史，客感所淆，矜馁皆失。欲知中国历史之真相及其文化之得失，首宜虚心探索，勿遽为之判断，此吾所渴望于同志者也。

吾书凡分三编：第一编，自邃古以迄两汉，是为吾国民族本其创造之力，由部落而建设国家，构成独立之文化之时期；第二编，自东汉以迄明季，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，与吾国固有文化由抵悟而融合之时期；第三编，自明季迄今日，是为中印两种文化均已就衰，而远西之学术、思想、宗教、政法以次输入，相激相荡而卒相合之时期。此三期者，初无截然划分之界限，特就其蝉联蜕化之际，略分畛畔，以便寻绎。实则吾民族创造之文化，富于弹性，自古迄今，辗转相属，虽间有盛衰之判，固未尝有中绝之时。苟从多方诊察，自知其于此

见为堕落者，于彼仍见其进行。第二、三期吸收印欧之文化，初非尽弃所有，且有相得益彰者焉。

中国文化为何？中国文化何在？中国文化异于印、欧者何在？此学者所首应致疑者也。吾书即为答此疑问而作。其详具于本文，未可以一言罄。然有一语须先为学者告者，即吾中国具有特殊之性质，求之世界无其伦比也。夫世界任何国家之构成，要皆各有其特殊之处，否则万国雷同，何必特标之为某国某国？然他国之特殊之处，有由强盛而崩裂者，有由弱小而积合者，有由复杂而涣散者，事例繁多；而求之吾民族、吾国家，乃适相反。此吾民所最宜悬以相较，借覘文化之因果者也。

就今日中国言之，其第一特殊之现象，即幅员之广袤，世罕其匹也。世界大国，固有总计其所统辖之面积广大于中国者，然若英之合五洲属地，华离庞杂号称大国者，固与中国之整齐联属，纯然为一片土地者不同。即以美洲之合众国较之中国，其形势亦复不侔。合众国之东西道里已逊于我<sup>①</sup>，其南北之距离则尤不逮<sup>②</sup>。南北距离既远，气候因以迥殊。其温度，自华氏表平均七十九度以至三十六度，相差至四十余度。其栖息于此同一主权之下之土地上之民族，一切性质习惯，自亦因之大相悬绝。然试合黑龙江北境之人与广东南境之人于一堂，而叩其国籍，固皆自承为中国之人而无所歧视也。且此等广袤国境，固由汉、唐、元、明、清累朝开拓以致此盛。然自《尧典》《禹贡》以来，其所称领有之境域，已不减于今之半数。

《书·尧典》：“分命羲仲，宅幅夷，曰场谷。”“申命羲叔，宅南交，曰明都。”“分命和仲，宅西，曰昧谷。”“申

① 中国东至西凡六十度五十五分，美国东至西凡五十七度三十九分。

② 中国南至北凡三十八度三十六分，美国南至北凡二十四度二十六分。

命和叔，宅朔方，曰幽都。”<sup>①</sup>

《禹贡》：“东渐于海，西被于流沙，朔南暨声教，讫于四海。”

圣哲立言，恒以国与天下对举。

《老子》：“以正治国，以奇用兵，以无事取天下。”“大国者下流，天下之交。”

《大学》：“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。”“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”

此虽夸大之词，要必自来所见，恢廓无伦，故以思力所及，名曰“天下”。由是数千年来，治权时合时分，而国土之增辟初无或间。今之拥有广土，皆席前人之成劳。试问前人所以开拓此天下，矜结此天下者，果何术乎？

第二，则种族之复杂，至可惊异也。今之中国，号称五族共和，其实尚有苗、徭、僮、蛮诸种，不止五族。其族之最大者，世称汉族。稽之史策，其血统之混杂，决非一单纯种族。数千年来，其所吸收同化之异族，无虑百数。春秋战国时所谓蛮、夷、戎、狄者无论矣，秦、汉以降，若匈奴，若鲜卑，若羌，若奚，若胡，若突厥，若沙陀，若契丹，若女真，若蒙古，若鞑靼，若高丽，若渤海，若安南，时时有同化于汉族，易其姓名，习其文教，通其婚媾者。外此如月氏、安息、天竺、回纥、唐兀、康里、阿速、钦察、雍古、弗林诸国之人，自汉、魏以至元、明，逐渐混入汉族者，复不知凡几。

<sup>①</sup>今人多疑《尧典》为儒家伪造，不可尽信。然《墨子·节用篇》：“昔者尧治天下，南抚交趾，北降幽都，东西至日所出入，莫不宾服。”足见《尧典》所言国境非儒家臆造之语。即使此等境界，为儒、墨两家想象之词，初非唐、虞时事实，亦可见春秋之末，战国之初之人，已信吾国有此广大领域也。（柳曾符按：“一八九九年后，殷墟甲骨出土，有大版记四方风名者数版，与《尧典》所记合，亦可见《尧典》非儒家伪造。胡厚宣先生有《甲骨文四方风名考释》一文，足与王国维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并为卜辞证史名篇。”）

《汉书》：“金日磾，字翁叔，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。”

《晋书》：“卜翔，字子玉，匈奴后部人也。”“段匹磾，东郡鲜卑人也。”“乔智明，字元达，鲜卑前部人也。”<sup>①</sup>

《通志氏族略》：“克氏本出西羌。”

《唐书》：“王世充，字行满，本姓支，西域胡人也。”“李怀仙，柳城胡人也。”“哥舒翰，突骑施首领哥舒部落之裔也。”“代北李氏，本沙陀部落。”“王武俊，契丹怒皆部落也。”“李光弼，营州柳城人，其先契丹之酋长。”“李怀光，渤海祿羯人也。”“高仙芝，本高丽人。”“王毛仲，本高丽人。”“高崇文，其先渤海人。”“姜公辅，安南人。”“史宪诚，其先出于奚虏。”“李宝臣，范阳城旁奚族也。”

《通志》：“支氏，其先月支胡人也。”“安氏，安息王子入侍，遂为汉人。”“竺氏，本天竺胡人。”

《元史》：“昔班，畏吾人。”“余阙，唐兀人。”“斡罗思，康里氏。”“杭忽思，阿速人。”“完者都，钦察人。”“马祖常，世为雍古部。”“爱薛，西域弗林人。”（此类甚多，姑举以示例。）

《日知录》卷二十三：“《章丘志》言：洪武初，翰林编修吴沈奉旨撰《千家姓》，得姓一千九百六十八，而此邑如‘术’、如‘倜’，尚未之录<sup>②</sup>。今访之术姓，有三四百丁，自云金丞相术虎高琪之后<sup>③</sup>。盖二字改为一字者。而撰姓之时，尚未登于黄册也。以此知单姓之改，并在明初以后。而今代山东氏族，其出于金、元之裔者多矣。”“永乐元年九月庚子，上谓兵部尚书刘债曰：‘各卫鞞鞞人多同名，宜赐姓以别之。’于是兵部请如洪武中故事，编置

① 元魏以后，鲜卑人之化为汉族者，不可胜数。

② 《广韵》“偏”字下注云：“齐大夫名。”

③ 原注：土人呼术为张一反，按《金史》术虎汉姓曰董，今则但为术姓。

勘合，赐给姓氏<sup>①</sup>。从之，三年七月，赐把都帖木儿名吴允诚，伦都儿灰名柴秉诚，保住名杨效诚，自此遂以为例。”

凡汉族之大姓，若王、若李、若刘者，其得氏之始，虽恒自附于中国帝王，实则多有异族之改姓。其异族之姓，如金、如安、如康、如支、如竺、如元、如源、如冒者，在今日视之，固亦俨然汉族，与姬、姜、子、姒若同一血统矣。甄克思有言：“广进异种者，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。”

《社会通论》（甄克思）：“世界历史所必不可诬之事实：必严种界，使常清而不杂者，其种将日弱而驯致于不足以自存；广进异种者，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，而种界因之日泯。此其理自草木禽兽以至文明之民，在在可征之实例。孰得孰失，非难见也。……希腊邑社之制，即以严种界而衰灭，罗马肇立，亦以严种界而几沦亡。横览五洲之民，其气脉繁杂者强，英、法、德、美之民，皆杂种也。其血胤单简者弱，东方诸部，皆真种人矣。”

顾欧陆诸国，虽多混合之族，而其人至今犹严种界，斯拉夫、条顿、日耳曼之界，若鸿沟然。而求之吾国，则“非族异心”之语，“岛夷索虏”之争，固亦时著于史，如：

《左传》成公四年：“史佚之《志》有之曰：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”

《通鉴》卷六十九：“宋魏以降，南北分治。南谓北为索虏，北谓南为岛夷。”

<sup>①</sup> 按洪武中勘合赐姓，《实录》不载，惟十六年二月，故元云南右丞观音保降，赐姓名李观。又《宣宗实录》：丑闰洪武二十一年来归，赐姓名李贤。